

# 略述闽东畬族革命斗争的发展及特点

缪 慈 潮

闽东是我国、我省畬族主要聚居地之一。境内的福安、霞浦、福鼎、罗源、宁德、连江、古田、寿宁、周宁、柘荣、屏南等十一个县，县县有畬族居民，一九八二年六月统计人口有一十六万八千一百七十六人，①占福建省畬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多，占全国畬族的近一半。在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闽东畬族人民曾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一)

解放前，闽东畬族人民除了同汉族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剥削外，历史上还被当作“异种”而受着大汉族主义的歧视与凌辱。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他们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上受尽盘剥。在封建土地制度下，散居在太姥山脉、鹞峰山脉崇山峻岭中的畬族贫苦农民，经过漫长岁月，披荆斩棘、含辛茹苦地开拓出来的田园，大都被地主豪绅所霸占。虽然，随着畬族内部阶级分化的逐步发展，极少数畬族地富占有的土地量也日益增多，但从总的看，畬族内部的地富比汉族少得多。据一九五二年调查，福安县畬族八千一百二十二户，其中地主七户、富农二十五户，地富占总户数不到千分之四（汉族地富约占百分之四）。中农也较少，绝大多数沦为佃户。他们终年劳累，除耕种外，许多人不得不靠当长工、打短工或砍柴度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曾自发地掀起了几次斗争，如一九二〇年福鼎双华畬族农民以田刀、石头、木棍为武器驱逐了三名前来收捐的反动士兵；一九二七年福安县畬汉两族人民反对捐蠹承包鸦片捐的斗争，都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因当时闽东还没有共产党组织，所以斗争不能持久和发展。

自从一九二九年福安、连江等县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之后，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随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邓子恢、陶铸、叶飞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浪潮在闽东各地掀起来了。苦难深重的畬族人民，迅速地同汉族人民一起，投入了革

命洪流。这洪流，以福安、连江为中心而展开，遍及十一个县的五百三十三个乡、五千九百六十七个村，人口达五十九万二千七百四十四人，②其中不少是畲族。在畲族所分布的二千三百四十六个自然村中，百分之七十多的村庄都是老区，其中一百零九个畲族聚居村系革命老根据地基点村（散居的和一般老区村未计在内）。基点村，指的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曾在我党领导下组建过党、政、群团组织，有革命武装，斗争历史长，遭敌摧残特别严重的村庄。

在闽东，畲族居住的特点是：地处深山，大分散、小集中，一般是几户至几十户聚集成村，周围是汉族，也有不少村落是畲汉两族杂居在一起的。这就从地理环境上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又决定了畲汉两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紧密相连的。

## （二）

闽东畲族人民展开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主要是党的领导人深入畲区进行宣传发动、畲族中的先进分子积极活动的结果。从几个主要县份来看，这些地区，一经发动，革命斗争就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许多畲村成为我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根据地和依托地。

在福安，县委一成立，就十分注意发动和依靠畲族群众。当三二年秋刚组建的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举行兰田暴动成功时，就把缴获来的枪枝弹药寄藏在北区鹅山畲村一带可靠的群众家里，并经常隐蔽在各畲村进行政治、军事训练。那时，闽东党和游击队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曾在茶洋畲村会见凤洋畲村党支部书记钟阿余，请他负责少数民族工作，组织工作团，让革命火种点燃畲山村寨。钟阿余等同志发动了溪北洋七十二个村庄（多属畲族）的群众参加革命，有的几乎全村人都行动起来了。如甘棠小岭畲村，全村包括两户中农都加入贫农团，除老幼外，四十多名青年加入赤卫队，十二人参加了工农红军，其中五人加入共产党，二十多人加入青年团组织。③他们纷纷起来，进行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的“五抗”斗争，掀起了革命风暴。三三年，凤洋村一千多担的租和两千多块银元的债全抗掉了。自三三年八月一日福安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地逐步建立起劳苦穷人自己的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到三四年春即进入革命高潮，大张旗鼓地进行分田分地。在斗争中形成的全县一百九十五个革命基点村中，畲族聚居村就有五十三个。这些村庄，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都起

着重要作用，成为闽东红旗不倒的枢纽地带。

在霞浦，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于三三年冬派施霖、詹建忠等同志在青蛟、南坑一带组织了十三坛（一说二十一坛）“红带会”，领导了四十七个村的革命暴动。参加暴动的各坛首领中，就有雷光章、雷大全等十一名畲族农民。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岭头、陈垵、五车、湖头、石亭等乡苏政府，都有畲族农民担任工作人员，其中钟进才、雷阿喜分别担任岭头、陈垵乡苏主席。在全县二十个革命基点村中，属畲族聚居地的就有龙虎岗、纸池山、三斗、五斗、龙潭、马地、田螺述、下长岗、外西坑、虎兰坑、后溪、后章、溪墘楼等十三个村。

在周宁，中共安德县委书记阮英平（后任闽浙赣省委常委、军事部长兼闽东地委书记）于三三年春来到与福安西区接壤的周墩亭园坪（即大前坪）畲村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他从畲族兄弟的穷苦说到国民党、土豪劣绅的罪恶，从苏联革命说到中国的、福安的革命，从抗租抗债说到分田分地，说得畲族兄弟心里热乎乎的。于是，组织起贫农团，成立了交通站，打通了福安至周宁的路线，使方圆数十华里的竹州山九个畲村连成一片。从此，竹州山成了红军游击队经常落脚的宿营地；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闽东红军独立师曾在这里设立了后方医院、修枪厂和“土豪厂”（即专门关押土豪劣绅的地方），成为闽东三块重要的游击战争依托地之一。

在福鼎，党的领导人叶秀藩、黄淑宗、林辉山等同志曾先后到过后坪、岚亭、小麻阳等畲村开展革命工作。如三三年夏秋间，林辉山同志在小麻阳工作时，通过学语言、同劳动、唱畲歌（闽东畲族素以“歌的海洋”著称），同当地畲族兄弟逐步建立了感情，还一起修改旧歌词。譬如有首山歌原词是：“桐树开花不是花，蚯蚓过路不是蛇。你等娘大郎又老，你等云散月又斜。”改后成为：

“桐树开花白花花，梅花开花荣国家；介岭毒草有人除，苦中险石要人挖！”这就从只对旧社会婚姻制度不满，变成为激励人们除毒草、挖苦根，象梅花那样顶风傲雪地去战斗。经发动，小麻阳很快建立起贫农团，到三四年六月成立了党支部。④接着，革命烈火遍及畲族较集中的双华、佳阳、瑞云、浮柳、牛垵下等五个民族乡。全县四百六十七个畲村，百分之八十多是老区，其中的大岗头、双木洋、笕头、横坑、龙潭面、牛屎墘、章家山、岭门后、水尾、章家岭等畲村为革命基点。牛垵下三五年全村只有八十户，七十八户都有人参加革命。他们提出“打到全世界，无穷人”等口号，抓土豪，筹财政，烧红契，闹分租。分租时，

有的村路禁二十天。当时在半山畲村，人均分租一百五十斤，并留了三十担军粮。三四年六月成立的福鼎县第一个民族乡——瑞云乡苏维埃政府，乡主席、党支书、肃反队长、文书、财政、财粮委员等都由畲族农民担任。由于群众发动充分，干部配备齐全，所以革命轰轰烈烈，瑞云乡后来成为中共霞鼎中心县委活动的主要中心点。三六年六月桐霞县成立后，县委书记林辉山在浮柳白石畲村建立了中心交通站，站负责人由畲族李信群同志担任。交通站不仅负责接待来往革命同志和通讯联络工作，而且还成为军需制造供应所。他们请来十二位（一说八位）裁缝师傅做了三百多件衣服和一批鞋子，供给红军和脱产工作人员，并雇请七位铁匠制造了五十多支鸟枪和部分假枪。同时，组织畲族人民积极协同红军作战，展开破坏敌人交通的活动，锯电杆、割电线、挖碉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sup>⑤</sup>

在连江，党的领导人杨而菖早在三〇年秋就到长龙山畲族的总洋（即磲洋）、八溪等村活动，发动了蓝梯梯、蓝礼送、蓝礼义等十余人参加革命。这批畲族青年庄严宣誓：不中途变心，不出卖同志，不怕任何困难，经得起任何考验。他们说到做到。当三二年底合山根据地遭敌“围剿”，游击队转移到总洋一带活动时，即得到畲族青年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可是在翌年二月间，游击队内部出现了捆绑政委、支队长的反革命事件。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闻讯迅即派员赶到连江，逮捕五人，并在长龙洪坑新厝后畲村冒雨召开了有一百多名游击队员和许多群众参加的审判大会。大会对反革命成员分别作了处理（当场枪决两名为首者）。接着，“盛大的授旗典礼在紧张的空气下举行，市代表、县代表的训词，农民代表的演说，队员的答词，红旗的飞舞，声震山岳的口号，令人兴奋，大会散了是（还）举行宴会。大碗的酒，大块的肉，吃得话都说不出来，脸上泛着红霞，嘴角露着微笑。”这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市委机关报《工农报》对当时情景的一段描述。从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到，当年市、县委之所以选择在畲族聚居地召开如此重要的盛会，绝非偶然。正如曾亲自到连江指导工作的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同志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向中央报告时所指出的：“在连江现主要是以山面区为中心发动群众，组织分粮队配合游击队到其他各区地主家里去分谷子。同时是将游击队分散到山面区（这一区纵横四十里，很穷；田都是外面地主的，现变成赤色的游击区域，农会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反动派）……不过最近反动派是四面包围山面区，进攻非常厉害，连江春荒的斗争能否很好发动起来，就要在

这一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回答敌人的进攻如何来决定！”⑥陶铸同志这里所讲的“山面区”，指的就是地处连江县城北部的长龙总洋、官仓下、外油、下洋、刘山、鹅角苍、新厝后、鹿池等畬族聚居区和与之相毗邻的汉族乡村。它的东面，是中共连江县委、县苏政府所在地——透堡，三一年十月间邓子恢同志亲自到这里点燃了减租斗争的烈火，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连江畬汉两族人民没有辜负邓子恢、陶铸同志的殷切期望。他们清除了内部的反革命后，就进一步发动群众，利用深山密林的有利地形，与敌周旋，不断反击装备精良的伪海军陆战队和民团的“围剿”，把游击区域扩大到罗源县境，并于三四年春广泛地进行分田分地，建立起红色政权。一大批畬族贫苦农民，如总洋蓝依三、蓝细珠，下洋雷礼水，丹阳朱山蓝协峰，潘渡东岸蓝世训，溪利雷连兴、雷节发，周溪雷连基，东湖飞石蓝维院等，在斗争中都分别担负起本乡苏、村苏的领导工作，第一次破天荒地为穷人掌握了印把子。

这些简况表明，觉醒起来的闽东畬族人民，在我党领导下曾创造过多么惊人的英雄业绩。

### (三)

从斗争的发展阶段看，土地革命时期是闽东人民革命最红火的时期，也是畬族人民革命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闽东的工农武装，从小到大，组建了拥有一千三百多人的红军独立师主力部队和四千人左右的地方武装，在方圆七百里的范围内广泛建立了党、政、群团组织，领导了约五十万人口进行分田分地，并在这些地区实行了保护商业、禁烟、禁赌、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深受群众欢迎的政策。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成为我党领导的南方十四个著名的游击根据地之一。据统计，这一时期为革命捐躯的畬族烈士就有四百三十名，其中仅福安县就有县、区级畬族烈士七名：县苏主席钟曰住，县苏巡视委员钟石寿，县苏秘书钟廷枝，区苏主席钟茂金、雷富弟，区委委员钟为春、雷三妹。畬族群众被杀害的就更多了。他们不屈不挠地站在斗争的前列，为革命赴汤蹈火，前仆后继。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几经浴血奋战而重新蓬勃发展起来的闽东革命力量，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除了留下范式人、郭文焕等少数同志坚持在地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外，由叶飞、阮英平同志率领一千三百多名指战员组成的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从宁德、屏南北上抗日；福鼎县也发动数批青年

直接从浙江开赴抗日前线。其中畲族指战员就有钟大湖、雷应清（俩同志现均为福建省军区顾问）、李资平（即雷子抵，福鼎人，解放后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河南郑州大学负责人）、蓝兴德（罗源人）等八十余人（一说百把人）。这一时期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畲族烈士有宁德的蓝集汉、罗源的蓝忠厚、福鼎的蓝盛吾等三十二名。

在解放战争时期，党继续领导闽东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迎接全国解放。许多畲族地区又重建了党的组织。如四五年夏，由左丰美同志（现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带领的闽浙赣人民义勇军游击队，为开辟罗源、古田、闽侯边区根据地，曾在罗源畲村建立了联络据点，张翼（现为建阳地委书记）、黄垂明（现为宁德地委常委、副专员）所带队伍就经常驻扎在火垌乾畲村（后迁黄鹤罗溪里）。该村畲民雷茂兴为游击队妥善地保藏了两支步枪直至解放。四九年初夏，为解除严重春荒的威胁，做好迎接解放的支前工作，城工部五县中心县委书记林白同志率领四百多名游击队员在攻打罗源霍口、破仓分粮的战斗中，得到了当地畲族人民的有力支持与配合。当战斗打响后，武工队长雷花仲带领畲族武装在霍口下郎坑地方拦腰截击赶来增援凭借碉堡顽抗之敌的伪县保安队四百多人，打得敌人满山乱窜；敌后续部队企图抢渡福湖溪，从南面增援，又被福湖贫农团雷致容等畲族群众用控舟断路的办法阻住了，终于取得了破敌粮仓的重大胜利，获得粮食五千多担。接着，地下党在贾洋畲村举办了有三十多名畲族同志参加的培训班，为期七天，进行民族政策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建立起以雷金伙（霍口工委兼游击队长）为首的临时党支部。<sup>⑦</sup>在这期间，罗源陈八井乡在杨华（即翁绳金）、李玉镇同志领导下，通过雷世珠、雷康妹接头，也重建了党支部，组织了雷新朝等二十三人参加的游击队，集结山头，张贴标语，筹集粮食，迎接解放。<sup>⑧</sup>这一时期，闽东畲族为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烈士，有宁德的蓝成友（闽清县委书记），霞浦的蓝阿嫩（副团长，战斗英雄，于四四年春在著名的车桥战役中歼灭不少日寇，并击毙敌酋三泽大佐。四八年十一月牺牲于徐州），福安的雷美孚（县委宣传委员），福鼎的李招祥，古田的钟永铎（石峰党支书）等一十七名。

总计以上三个时期，闽东境内十一个县畲族已评上烈士的共有四百七十九名，其中福安二百二十二名、福鼎一百二十九名。这些情况表明：闽东畲族是较早参加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在整整二十年的战争年代里，出过大力，流血流汗，有过重大贡献，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

#### (四)

闽东畬族人民在民主革命中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曾在闽东坚持革命领导工作达六年之久的叶飞同志，于一九五七年三月概括地指出：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中，畬族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对党支持最大。<sup>⑨</sup>

事实正是这样。具体说来，笔者认为有以下特点：

##### 一、受苦深重，易于接受革命道理。

由于畬族人民在解放前受苦特别深重，所以他们最易于接受革命道理。如连江总洋畬族农民雷礼光，于二九、三〇年间在东岱镇做长工时，就听到党的地下工作者说：农民终年劳动半死，不得温饱，而地主资本家不劳动却吃鱼肉、穿绸缎，我们劳苦民众要起来消灭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将来大家都要一样，种田的有田种，做工的有工做，大家都能吃饱穿暖。雷礼光牢牢记住这些道理，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当三二年底红军游击队到他家乡活动时，他就主动当了交通员，并带领游击队到官坂下濂抓到一个伪民团团长，筹到大批银元当革命经费。后来革命进入低潮，他为了躲避敌人迫害，一连在深山密林蹲了七昼夜，饥食野芋，渴饮山泉，坚持到胜利。<sup>⑩</sup>

“一把白扇画牡丹，共产社会喜欢欢，工农事情工农做，自己天下自己管。”这是当年在福安县脍炙人口的《白扇诗》中的一段，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实践共产主义的真挚信念。三四年春，茶洋畬村钟石寿参加了在柏柱洋召开的全闽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就同钟兴贵一起，立即制造一面红旗，竖立在村前鳞次栉比的梯田中，召集全村畬民开会，宣布：除留足公田（由大伙一起干，收成归公用）外，按人口平分土地，其中凡参加红军的分好田。结果把化蛟地主四百多亩田地全分掉了。接着，他又兴冲冲地告诉大家：“将来实现共产世界，连这银元呀也没用了，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拿去打尿壶！”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充满着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他虽然跛脚，但身残志不废，担任了安福县苏委员后，更是日夜为革命奔波。由此可见，革命道理一旦为畬族人民所掌握，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

##### 二、最守秘密，对共产党无限忠诚。

在战争年代，闽东人民为保守革命秘密，表现出无比机智和对党的忠诚，涌

现了许许多多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人物，其中畬族人民尤为突出。如福鼎后坪田头畬村的钟二妹，就是一位出色的女交通员。三〇年底她参加革命后，积极送信、传情报、站岗放哨、保存红军枪支弹药。三四年的一天，因叛徒告密，伪县保安队突然重重包围了田头村，要抓钟二妹。她发现敌情后，迅速藏好与革命有关的东西，就机智地攀上一株树叶茂密的大树顶隐蔽着。敌人找不到钟二妹，就气急败坏地把她丈夫蓝阿寿活活打死。她从树叶缝里眼睁睁地望着自家房屋被烧着了，听着丈夫被毒打的惨叫声，心如刀绞，几乎昏了过去。但她坚信共产党会给穷人报仇，这帮豺狼总有一天要完蛋，在树上一直坚持着。由于心灵的折磨、饥饿困乏的袭击，她生怕控制不住摔下去被敌发现，就顺手抓着树藤将自己身体绑在树干上，直到第三天敌人撤走了，才从树上滑下来，含泪掩埋了亲人的尸体，然后转移。<sup>⑪</sup>

为了保护党的领导人和红军，许多畬族群众即使献出自己的一切，也在所不惜。三四年冬，敌正规军三万多人大规模地“围剿”闽东苏区，红色政权大部遭受破坏，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在闽东工作的曾志同志（现为中央组织部顾问）患重病在福安岗面。一天，敌人到岗面大肆搜山。一位正避入山林、抱着孩子的畬族妇女，见敌人追来了，又看到曾志同志患病走不动，就毅然地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路旁的草丛里，一口气把曾志同志背进深山，脱了险。后来，曾志同志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闽东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我们，特别是少数民族，成了我们的依靠。他们真是好得很，对我们没有一丝隔膜，把我们当自己人。”<sup>⑫</sup>三六年冬，敌人抓住霞浦栖胜乡南山村十三岁少年钟石祥，要他带路去围捕红军。为保护革命同志，他故意把敌人领错路后，自己跳入“将军潭”水中牺牲了。<sup>⑬</sup>同年冬，霞浦龙虎岗交通员雷成怀，遭捕后被打断了腿，拒不招供，保护了岗上秘密楼内二十多位同志的安全。<sup>⑭</sup>在抗战时期，主力红军北上后，宁德县巫家山畬村群众为保护地方游击队安全，也特地在山上搭起“秘密楼”。四二年十月的一天深夜，国民党军队逮捕了当地许多群众，并强迫一些人带路找游击队，畬族妇女蓝莱容本想去挑水，见到情况危急，便扔下水桶，冒险报讯，使游击队安全脱险。<sup>⑮</sup>在福鼎佳阳、福安凤洋等畬村，几乎全村人都知道党的领导人隐蔽处，但没有一人去告密。国民党到处通缉、悬赏，也白费心机。许多畬族群众抱定决心：我们就是牺牲了，也决不能说出革命秘密。正由于畬族人民的这种赤胆忠心，使党和革命武装才得以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



坚持了下来。

### 三、最团结，对敌斗争无比顽强。

在斗争实践中，畲族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战胜凶恶的敌人。例如，地处闽东白云山支脉的竹州山，从三六年十月十一日至翌年二月二十日，国民党军队伙同当地民团曾三次焚劫了这里的六个畲村，但畲族人民始终坚贞不屈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保护着红军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当敌人第一次合围竹州山下的芋园坪村时，放哨的畲族妇女蓝眉招立即报警：“山猪来了！山猪来了！”通知隐蔽村内的十多名红军伤病员迅速转移。敌人扑了空，就抓住雷银梯等八位老人、妇女，逼问红军医院和修枪厂的所在，结果只得到“不知道”三个字；敌人烧了他们的四座房屋，把他们押到毗邻的陈凤村去，用马刀威胁，说：“不讲就砍头”，折腾了老半天，捞到的还是“不知道”三个字，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释放了他们。敌人一撤走，他们就同红军一起重建家园，把后方医院搬到下竹州畲村去，修枪厂也移到深十余米、口宽六米许的暗衙岩下（即后来人们称为“红军洞”内）。敌人第二次出动三百余众，连烧六个村庄，抢光所有财物，可是畲族人民并不屈服。不甘心失败的敌人第三次以更大的兵力合围竹州山，枪杀了村革委雷良俊同志，烧毁了全部茅屋，把避入山林的畲族群众一个一个赶下山，实行并村，编保甲，订连坐，满以为这下子可以“一网打尽”共产党和红军。可是，共产党员雷成波等同志仍然活跃在峰尖笔立、怪石重迭、灌木丛生的群山之中，秘密地同屏峰山畲族兄弟一起，又帮助红军将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再转移到安全地带去。<sup>⑩</sup>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安福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党员钟曰住的英勇事迹。就在竹州山畲族兄弟掩护红军伤病员的过程中，三七年二月十三日，钟曰住同志被敌逮捕，押到咸竹湾。敌人疯狂地对他施以酷刑，用枪尾击落他的一只眼珠，用锥子扎他全身，又把他压到龙井下冰冷的溪水里潮弄，他总是咬紧牙关，怒目而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永远忠于党的钢铁意志。<sup>⑪</sup>

为了革命事业，畲族兄弟有的坚守山头被敌人活活烧死（如连江溪利游击队员雷道富、雷道金），有的宁可饿死病死在山洞里也决不离开革命队伍（如福安溪尾里林洋交通员兰富弟、甘棠山头庄苏维埃政府秘书钟石廷等），表现了畲族优秀儿女对敌人不共戴天、为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 四、爱憎分明，同汉族阶级弟兄心连心。

畬族人民最团结，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无产阶级阶级感情基础之上的。谁是敌人，谁是亲人，他们泾渭分明。如福鼎双华地区，畬族人民就于三四年二月将坚持反动立场、破坏革命的地主蓝廷玉儿子蓝青容、其弟蓝景算及反动地主雷德禹等人杀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sup>⑧</sup>三六年冬，年仅十三岁的霞浦承天乡棕枋坑村肃反队员钟阿仁不幸被捕，敌人诱逼他承认是“土匪”便放他，但他立即严辞驳斥：“我是红军，你们才是土匪！”从容就义。<sup>⑨</sup>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浩然正气，正是畬族人民所具有的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具体反映。

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劳动，共同的命运，使畬汉两族人民的心联结在一起。平时，两族人民每当逢年过节，彼此常来常往，情同手足，路上相遇，多以叔伯婶姆相称；而在革命斗争中，他们的血和汗更是常常流汇在一起。如三四年底，寿宁县革命领导人许威的爱人吴碧英，因工作需要，前往柘洋（即柘荣），住在楮坪畬族蓝其妹家。为便于掩护，其妹爹认碧英为女儿，把她打扮成高髻、蒙布加饰如瓔珞状的畬家姑娘。一天晚上，伪保长带着保丁破门而入，逼其妹爹交出碧英，他死不承认，惨遭毒打，连饭锅、用具也被打烂。此时，其妹将要分娩，因受惊吓昏厥过去，待她醒来婴儿已闷死。为保护汉族同志，她爹被反动派折磨死了，她三个女儿和一个六岁男孩也因贫病交加而相继夭折。<sup>⑩</sup>同样，汉族人民也掩护、支援过畬族兄弟。连江总洋革命老人蓝元进（当过县委组织部长）在白色恐怖时曾多次被捕，受尽折磨。一次，敌人把他关在汉族老大娘家中，准备枪杀他，这位老大娘不顾生命危险将他放走。<sup>⑪</sup>三六年十月间，周宁芋园坪畬村遭敌焚劫后，附近的龚家洋、那坑等地汉族兄弟即送来大米、家具，帮助畬族兄弟度过难关。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畬汉两族劳动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凝结下的深厚情谊。

熬过严寒的人最懂得春天的温暖；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闽东畬族人民，最珍惜自己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过去，他们以英雄的业迹谱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作出过巨大贡献；今天，他们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正以新的姿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开创社会主义农村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注：

① 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2、7、1）数字。

② 见福建省1959年7月《老区工作文件汇编》225页。

（下转第31页）

人，商业（学校）十余人，外国语（学校）一人，闽江中学十余人，总在百三十人左右。负伤最重者为师范学生严明杰、李孔昭，均脑盖受刺”。这个材料是学联会在事后调查得来的，是可靠的。而死七人，重伤数十人，是七日晚学联会“外援委员得着流血消息，听说死了几个，仓皇打电给京沪同乡会、全国学生会”③（重点是笔者加的），是未经落实的材料。其次，《福州学生流血记》记述学联会调查受伤数目，也指明了伤最重者的姓名，而没有说有死人的事。若有死人，经调查后为何不说呢？即使福州共青团组织的有关学生运动的报告文件，也没提到福州惨案有死人的事。尽管没有死人，也不能减轻这个惨案的严重性和意义。它不仅是福建学生运动史上的一个大惨案，也是五四以来全国学生运动史上的一个大惨案。当时在福建和全国革命群众中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震动是很大的。

注：

① 《形势严重之美国帝国主义戕杀福州学生事件》，作者超麟，载《向导》第101期，1925年4月12日。《福州学生流血记》，作者张珪，载《中国青年》第79期，1925年5月9日。

② 见《形势严重之美国帝国主义戕杀福州学生事件》。

③ 见《福州学生流血记》。

---

（上接第41页）

③⑩⑪ 参见施联朱、陈佳荣等同志1958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

④ 参见1982年《福鼎党史资料》林辉山回忆录。

⑤⑪ 参见蓝新福1983年4月搜集整理的《福鼎县畲族人民革命斗争概况》。

⑥ 福建省档案馆藏顺序第417号。

⑦ 参见许守椒（原中共罗古闽边区工委）整理的革命斗争概况（1982、9）。

⑧ 参见蒋炳钊等同志1958年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

⑨ 见叶飞同志1957年3月20日在福安地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⑫ 曾志同志1959年8月22日关于甘棠暴动与闽东土地革命的谈话。

⑬⑭⑯ 参见汤滔写的霞浦县革命斗争大事年表（1919—1937）。

⑮⑰ 《畲族简史》1980年6月版第75、78页。

⑯⑰ 参见《闽东党史资料》1959年第52号打印稿。

⑳ 参见中共福安地委宣传部1959年编印的《闽东十年》。

**作者附记：**本文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和宁德地、县民政局、老区办、党史办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一并致谢。